

铁娘子

二十世纪英国执政时间最长
迄今唯一与丘吉尔同享尊荣的英国首相
英国男性政坛里的“孤独者”

【一世珍藏名人名传系列】

IRON LADY 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传

(英)约翰·坎贝尔◎著 韩 晔 林戈寒◎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THE
MAGAZINE
OF THE
ARTS



ALIVE WITH THE ARTS

THE
MAGAZINE
OF THE
ARTS

【一世珍藏名人名传系列】

IRON LADY
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传

[英]约翰·坎贝尔◎著 韩晔 林戈寒◎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传 / (英) 约翰·坎贝尔著; 韩晔, 林戈寒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354-7295-3

I. ①铁… II. ①约…②韩…③林… III. ①撒切尔, M.H. (1925~2013) — 传记 IV. ①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6954号

THE IRON LADY: Margaret Thatcher from Grocer's Daughter to Iron Lady

by John Campbell

Revised edition copyright© John Campbell,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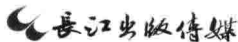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康志刚 方莹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毫米×1030毫米 1/16

印张: 22.625 插页: 7页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29千字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这本书最初的版本超过一千二百页,共分两卷。为了方便大多数读者,目前版本的篇幅经过了大幅度的减缩。诚然,删减不可避免地牺牲掉了不少细枝末节,以及些许初版的韵色,但此书的精髓已被完整保留。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大卫·弗里曼娴熟巧妙地缩略了篇幅,对此我表示无限感激。尽管我不能够亲力完成删减,但在我眼中,他的工作完成得好极了。也许现行版本更多地关注了对外关系以及撒切尔夫人生活中那些持久的主题,却在早年生活和细微调整党内政策的这些部分描写得简略了些。但考虑到她的职业生涯是从一个长远的、历史的角度去呈现和理解的,我认为大卫·弗里曼的详略安排合情合理。现今,距她第一次掌权已经有三十年之遥,离她的黯然下台亦有十九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世界依旧风云变幻:冷战结束点燃的一些期冀不仅没有到来,而且还全球变暖,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又平添了新的困难。这都是撒切尔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但对于当下世界,我仅仅在末章留下了极其简略的小结,并没有试图重写原稿。因为事实上,需要大幅度重新阐释或修改的新资料异常稀少。我相信自己在2000年和2003年的大部分预设和判断仍然经得起推敲。这些预设和判断,本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印记。在玛格丽特·撒切尔下台后的二十年中,她仍然对这个国家的思路以及她的继任者们的希望了如指掌。然而,新生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几乎忘却了她。我希望这本简略版的书能实用地介绍她,同时也提醒那些经历过“什么都将永远属于撒切尔时代”的人们:如果您的阅读兴趣被简略的篇幅所磨蚀,可以参阅初版,读到更多的细节。

在写作本书的9年间,由于数十个采访及非正式谈话、朋友和同事的有价值的指教,以及图书馆员及档案管理员的倾力相助,令我深觉自己陷入巨大的人情债之中。因为初版已对所有帮助表示过谢意,此卷就不再细细重复致谢。我斗胆敬请

各位的理解——注释里已感谢过大部分的被访者。可我仍然需要再次感谢哈伯柯林斯出版社,他允许我从撒切尔夫人回忆录以及卡罗尔·撒切尔为她写的传记中引用重要的话语;感谢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允许我引用伍德罗·怀亚特日记;感谢大卫·海曼联合会允许我引用芭芭拉·卡索的日记;以及感谢布鲁克联合会允许我从电视片《人到七十》和《撒切尔因素》中引用。我承认,自己并没有为来自卷帙浩繁的回忆录和日记的每一条引用都寻求使用许可,但是我感谢那些将自己的回忆录和日记投入公共使用范围的作者们。我同样感谢美国政府在自由信息法案下允许我索引并且引用前总统卡特、里根和布什的文章,也感谢三个总统图书馆的管理员们导引我在2001年短暂访美期间找到我所需要的资料。最后,我想再次感谢我的出版者们——出版本书的初版,任职于乔纳森凯普公司的丹·弗兰克林,和现今处理缩略删减工作的任职于Vintage的爱丽森·轩尼诗。感谢我的经纪人布鲁斯·亨特,我的孩子罗宾和帕蒂。最后,我深深感谢柯丝蒂·贺加斯,感念于她的爱、信念,以及过去五年的陪伴。我欠他们的人情债,不能尽数,无法估算。

约翰·坎贝尔

2008年12月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孝顺的女儿 / 1
- 第二章 初出茅庐的保守党人 / 13
- 第三章 初露锋芒 / 24
- 第四章 在野时期 / 31
- 第五章 教育大臣 / 40
- 第六章 农民的反抗 / 49
- 第七章 反对党领袖 / 57
- 第八章 隐藏的撒切尔主义 / 68
- 第九章 进驻唐宁街 / 76
- 第十章 巅峰上的玛格丽特 / 84
- 第十一章 意愿的信号 / 97
- 第十二章 直面艰难 / 114
- 第十三章 大西洋的拯救行动 / 133
- 第十四章 福克兰效应 / 149
- 第十五章 大众资本主义 / 164
- 第十六章 铁娘子 I: 特殊关系 / 182

第一章 孝顺的女儿

出生格兰瑟姆

一位前任市镇办事员曾经形容格兰瑟姆是“一座很小的城镇，建在狭窄的街道上，里面居住着一群闭塞的居民”。这是一个平淡无奇、朴实无华的地方，红砖盖就，建筑低矮，乍看像是一个标准的英格兰东中部城镇。它曾被《太阳报》称为“不列颠最无聊的城镇”。不过格兰瑟姆也曾光鲜过。仔细观察，它简直是一部英国历史的重写本。1463年，格兰瑟姆并入英国时，这里还是一个中世纪的集市城镇。国王们去北方巡视的时候，在这里停留。理查三世在“天使宾馆”签署过白金汉公爵的死刑命令。圣·伍尔夫拉姆教堂坐拥英格兰最高的尖顶之一。英格兰最伟大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也正是出生在该城镇南7英里处，且曾在本地文法学校就学。

比阿特丽斯·斯蒂芬森——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母亲就生于斯，葬于此。她于1888年8月24日出生，其父丹尼尔·斯蒂芬森，她就是撒切尔夫人的外公，被委婉地描述成一位铁路职员：实际上他干了35年盥洗室服务员的工作。1876年，丹尼尔与非比·克拉斯特结婚。非比是靠近波士顿的非希特福特芬村人，据说是农民的女儿（说明她父亲可能什么都干过），在格兰瑟姆的工厂找到一份机械工的工作。比阿特丽斯是他们的几个孩子之一，住在南帕拉德的家里，直到28岁当了裁缝才搬走。撒切尔夫人曾说，比阿特丽斯有自己的生意，但究竟是自己打理，还是雇了其他女孩，因年代久远，不得而知。1916年12月，丹尼尔过世了。5个月之后——1917年5月28日，比阿特丽斯嫁给一位比自己小4岁、年轻志远的店员，他就是她在教堂认识的阿尔弗莱德·罗伯茨，撒切尔夫人的父亲。

阿尔弗莱德并非土生土长的格兰瑟姆人。他于1890年4月18日出生在北安普顿郡昂德尔附近的灵斯泰兹，是班杰明·罗伯茨与艾伦·史密斯夫妇7个孩子中的长子。罗伯茨氏原本来自威尔士，但在北安普顿郡定居已有四代，一直以制鞋做靴为

生。阿尔弗莱德打破了家里制鞋的传统。这个嗜书如命的男孩儿更想当教师，却被迫在12岁辍学，贴补家用。虽不能上学，但他在闲暇时间决意读书，尽可能补上所错过的知识。他进入了食品零售交易这个行业，换了好几份零活。1913年，在他来格兰瑟姆的十年后，终于当上了伦敦路上克利福德食品行的经理助理。也正是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比阿特丽斯·斯蒂芬森。这对夫妇据说是在教堂认识的，但她也许早就是这家食品行的熟客。然而不论他们是怎么认识的，阿尔弗莱德很快就展开了漫长的追求。

作为一个1892年出生的男子，阿尔弗（阿尔弗莱德的简称）能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幸运的。他身量颇高，身板笔直，相貌上佳，却严重近视，终其一生，都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曾想入伍，但由于视力缺陷未被选中。正因为逃脱了这个锁住许多同辈人命运的枷锁，他反而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选择的食品贸易。他勤奋工作，努力攒钱。到了1917年，他和比阿特丽斯（他叫她碧蒂）已经攒足了结婚的钱。最初，阿尔弗搬到碧蒂家与碧蒂和岳母同住。但不到两年，他们就有能力在格兰瑟姆另一头的北帕拉德，按揭买下一片属于夫妻俩的小商店了。菲比便也搬来与他们在商店同住。1921年5月，他们的长女出生，受洗并取得名为穆里尔。而他们的次女玛格丽特直到4年后才出生，此时比阿特丽斯已经37岁。准确说来，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家人从未解释过为何如此命名）的出生日期是1925年10月13日。

罗伯茨商店是家综合商店，还兼做邮局之用。撒切尔主义往往忽视这种半商半官的图景，不过这种结合微妙地改变了阿尔弗莱德作为典型小生意人及私人企业捍卫者的形象。他的确是位商人，但作为邮政代办所所长，他又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算作某种低级公务员。这所特许邮局是他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邮政存储银行是当时唯一一家被大众熟知的银行，1908年引入养老金机制后，养老金也是通过邮局发放的。北格兰瑟姆的老人每周从北帕拉德取走十先令养老金。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在20世纪20年代，阿尔弗莱德就已经是萌芽中的国家福利的代理人了，到了1945年之后更是如此。玛格丽特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因此从小就对这一系统的运作有第一手的认识。

邮局从周一到周六，每早八点营业到晚七点，逢周四则提前下班。营业期间，不论是阿尔弗莱德还是碧蒂，总有一个人守在店里。阿尔弗莱德通常在切培根机旁边的角落里。他们雇了两三个店员，还有一个一直守在邮局的职员。早年时，就连祖母斯蒂芬森也在商店帮忙。后来女孩们长大了，上学之余就开始在商店帮忙了——不仅打下手，还在柜台后称量糖、茶、饼干和扁豆。因此可以说，从孩提时代，玛格丽特就在商店——这种最纯粹的市场里工作，对市场有了深切的领悟。

这种亦商亦政的业务自然而然地将阿尔弗莱德推入了政治。像格兰瑟姆这种地方，市镇议会议员大都是各行各业的商人，他们有效地代表着商会。1927年，适逢格兰瑟姆市镇议会的规模从12人扩大到18人，增加的6人由商会推举。阿尔弗莱德就是6人其一。从此时起他便一直代表圣·伍尔夫拉姆，直到1943年被选为市参

议员。

阿尔弗莱德参与地方政务的首要目标是限制税赋增加。很快，他就担任了金融与价格委员会主席，并在这个位子上干了二十多年。他对待纳税人的钱犹如自己的金钱一般，小心翼翼地守护每一毫厘，决不浪费，因而获得了很高的威信。不难看出，撒切尔夫人对公共支出的深恶痛绝大抵源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1936年，阿尔弗莱德成功地反驳了一项提案，即反对地方议会雇用自己的劳工从事格兰瑟姆新建的储备性公共住房的维修工作。“我并不认为，”他辩驳道，“自己的劳工干活会比按合同干活更省钱。”然而在1937年，阿尔弗莱德不得不将税费提高七便士，升至每磅十四先令，这使他颜面扫地，窘迫异常。他旗帜鲜明地为自己辩护，责怪同事批准了过多的项目。他抗议说，毕竟自己的职责仅仅是筹资。“现在提请各位注意的是，”他对众人说，“想想自己到底都批准了些什么。”

除了担任市政会会员和金融委员会主席以外，阿尔弗莱德还积极地参与格兰瑟姆许多其他活动。1943年，他当选为格兰瑟姆最年轻的市议员，并于1945到1946年担任市长。试用期那一年，他干得格外出色，不仅主持了二战胜利庆祝会和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还修复了二战炮火给格兰瑟姆镇留下的疮痍。

阿尔弗莱德政治生涯最被广为称颂的部分莫过于他的谢幕。1950年，工党第一次赢得了格兰瑟姆市镇议会的多数席位。金融委员会的主席也就顺理成章地由工党推举出来的一名市镇议员所担任。两年后，工党利用多数席位优势，合理合法地选出了工党党籍的市参议员，从而替代了在市议会已经任职27年的罗伯茨先生（阿尔弗莱德）。他的离职让民众广为痛惜。民众认为这是对当地社区一名出色公务员的一种极不光彩的忘恩负义行为。33年后的一次电视访问中，他的女儿回忆起父亲的黯然下台，忍不住潸然泪下，铁娘子落泪一时广为人知。

宗教活动是阿尔弗莱德参与的所有社区活动的核心。作为虔诚的卫理公会教派教徒，他的商业、政治和宗教价值观都高度一致。因此，身兼商店业主、地方政治家和不任神职的传教士的阿尔弗莱德，经商时严格遵循伦理规范，从政时大力宣扬商业原则。不管扮演哪个角色，他都为自己的勤奋努力、严于标准和正直诚信所骄傲。他的确是个值得骄傲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而基督教徒的谦逊又恰如其分地节制了这份骄傲。

阿尔弗莱德·罗伯茨的卫理公会教是一个讲求自我救赎的宗教。他的说教属于原教旨主义，基于《圣经》，关注的是个人行为对上帝负责。但与为英国劳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新教传统不同，罗伯茨的传教并非社会福音，他渲染的是不妥协的个人道德准则，这套道德规范实际上支撑了他个人对政治与商业的态度。他认为人的责任就是维护灵魂洁净，管好自己的业务，悉心照顾家庭。这种人生哲学最多可以延伸出照顾危难中的邻居等附带义务，因此，也只能扩展到更大范围的社区服务和私人慈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哲学也带有自以为是与道德优越感的强大暗流。

亲戚观

玛格丽特的童年可谓被父母的宗教信仰牢牢占据。商店只有星期天才闭门休息，可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在教堂里度过。上午10点主日学校的课程一结束，接着就是11点的早礼拜。主日学校的下午课从两点半开始，中间的午休时间只够匆忙回家吃顿午饭。大约从十二岁起，玛格丽特就在下午课上为小朋友弹钢琴，而晚礼拜六点又准时开始了。在工作日里，罗伯茨家的社会生活也几乎全是教堂事务。碧蒂每星期二参加缝纫圈活动，常常带着玛格丽特一起去；穆里尔和玛格丽特每星期五去卫理公会。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有着严格的规矩，俭朴而清苦，禁绝一切酒类，尤其是碧蒂母亲在世的时候。玛格丽特对她的第一传记作家说过，祖母史蒂芬森“非常非常严格地遵守着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规范”。在家里，最大的罪恶就是浪费时间，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被有用的事情占据。因此，对玛格丽特来说，最深入她心灵的莫过于童年教育。

其实阿尔弗·罗伯茨并不算贫穷。作为一名成功的店主，20世纪30年代他就跻身中产阶级。要不是自己的生意有着稳定的盈利，阿尔弗想必也不会在政治上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当时，英国上下普通的中产家庭逐渐开始享受吸尘器、洗衣机甚至汽车所带来的自由，阿尔弗本来有能力奢侈一下，让家里拥有几样现代便利产品——至少负担得起热水系统。事实上，在二战前他们就请了一个女佣，后来还雇了一个清洁工，一周来打扫两天。但阿尔弗因为宗教和自己的性格（清教及吝啬），而不是经济原因，才在家里保持苦行节俭的作风。50年后，撒切尔夫人追忆往事时眼中闪过的叛逆则流露出她的看法，其实她觉得与去教堂一样，这种节俭做得有点太过分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玛格丽特离家去牛津求学之后，阿尔弗和碧蒂很快就搬进了一所更宽敞舒适的房子里。

1935年史蒂芬森祖母去世之后，罗伯茨家终于买了台收音机，当时玛格丽特十岁。这可是个大事儿。她记得当时从学校一口气跑回了家。在家里，广播是唯一一种被允许的流行娱乐方式。玛格丽特对于生活魅力的期待，无疑超过了父母立下的规矩所能允许的范围。童年中最难忘的是十二岁那年去伦敦的旅行，没有父母陪伴。她与一对卫理公会牧师夫妇在汉普斯特德同住，他们是罗伯茨家的朋友。“我整整待了一个星期呢，”她回忆道，“享受到从前从未见过的欣喜和娱乐。”当然，他们也参观了普通的景点——伦敦塔、卫兵交接班、国会大厦以及动物园——“我们其实还没到剧院。”他们在卡特福德剧院观赏了音乐剧《沙漠之歌》。“人群和明亮的灯光让我格外的兴奋激动，我永远忘不了游览伦敦的那个星期。”

玛格丽特的童年主要是在大量阅读中度过的，而这种早于同龄人的阅读习惯无疑是受到父亲直接而持久的影响。阿尔弗莱德求知欲旺盛，自学成才，以“格兰瑟姆读书最多的人”闻名（尽管有人好奇的是他怎么会有时间阅读）。“父亲每星期都

会从图书馆借两本书——一本‘严肃的’的书给他自己（也给我）看，另一本小说给母亲。”从很小的时候起，玛格丽特就和父亲的阅读品味相仿，却不同于母亲的品位。阅读是世界上自我改进与进步的途径；也许正因为阿尔弗莱德没有儿子，他不仅极力鼓励小女儿阅读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书籍，比如约翰·斯特雷奇的《未来的权力斗争》，还和她热烈地交流读后感。他是图书馆委员会成员，借近水楼台之便，能先挑走最好的书。玛格丽特当然也读过一些经典的小说，然而她坦言自己最爱的是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因为这本书是有关政治的。

玛格丽特所受的教育则增强了她对文学的实用主义态度。她在学校擅长理科，在牛津主修化学，然后才读了法律。自牛津之后，她将绝大多数业余时间都投入了政治，因此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去扩充和丰富自己早年的阅读。十八岁以前她在父亲的影响下孜孜阅读的积累，奠定了她的文学教育的根基。在这个层面上，她说自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差不多所有的东西”则的确没错。她一直认为父亲教给自己最重要的就是追随自己的信念。“千万不要因为别人想去自己就去。”当女儿想去跳舞时，他曾这么说道。“自个儿想清楚要做什么，然后再说服别人跟着你走。”“永不从众，”1982年她如此解说父亲的建议。“不，不，决不！”当然，与“永不从众”信条相悖的是，玛格丽特却为自己始终遵从父亲的信条而感到自豪。“从小他就一直教育我，相信自己所真正相信的一切。这些正是我赖以参选的基本价值观。”

对极有主见的玛格丽特来说，对父亲谆谆教诲如此不惜赞赏之辞，以至于听上去她似乎只是父亲的回响一般，这实在有些不同寻常。实际上，她夸大了自己对阿尔弗莱德教育的忠诚程度——这也许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些重要方面移开，而在这些重要领域中，她违背了父亲的教诲。在离开格兰瑟姆，开始自己的事业之后，她很快就采取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政治价值观，与父亲那苦行清俭的伦理信条简直属于两个世界。标志性的转折就是她放弃了父母的教派，转信了英国国教。她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与自己所经历的清教徒式的清苦生活大相径庭，尽管她声称后者对自己大有裨益。她从来没有强迫马克和卡罗尔去教堂，她对帕特丽夏·默里说，“这是因为我自己有着太多的坚持。”“我的一生没有多少乐趣与闪光之处”，她在1980年对一群孩子讲，“因此，我想给我的孩子多一点快乐。”另一种解释则是，玛格丽特追求政治事业，孩子童年里大部分时间里都不能相伴左右，所以给了马克和卡罗尔许多物质上的弥补，结果两个孩子被各种物质享受宠溺得快窒息了。

不过，阿尔弗莱德教导女儿的大部分内容显然为女儿树立了自己的信条，培养并塑造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人格。她主要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三点。第一，是阿尔弗莱德培养了她辛勤工作的习惯，这不仅是种美德，而且也是自我成长的重要途径。第二，是阿尔弗莱德孜孜不倦的社区活动在女儿心中播下了种子，带给她从事公共事务的强烈冲动。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阿尔弗莱德留给女儿异常丰厚的道德遗产。在她的政治形象中，最紧要的就是她对大是大非有着坚强的自信，即使正确的东西有时并不能立即实现。坚强的是非观使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同时代的政治家截然不同。她绝对相信自己的清廉正直，习惯性地蔑视那些与她意见不一

致的人。在充满权宜和妥协污浊的政治世界，这种罕有的道德自信以及草率的自以为是，既是她最大的政治优势，同时到头来也成了她最大的弱点。

撒切尔夫人有关父亲神话的描述最为特别之处，就是这种描述全是回顾性的。年满十八岁离开阿尔弗莱德之后，她就很少见过父亲了。1951年，她带未婚夫去见父母。阿尔弗莱德·罗伯茨和丹尼斯·撒切尔毫无共同之处。婚后，玛格丽特和丹尼斯就几乎没怎么回过格兰瑟姆。1960年碧蒂去世的时候，阿尔弗再婚，娶了一位当地的寡妇，名叫茜茜·哈巴德。茜茜还有几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我想父亲再婚是好事，”玛格丽特有些鄙夷地透露，“她是个不错的居家小女人。”阿尔弗一直活到1970年2月。他为女儿当选国会议员而骄傲，据说去世前还正收听女儿参加的一个广播讨论节目。可惜他没能亲眼看见女儿进入内阁——尽管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她相信父亲其实看到了。也许她指的是在影子内阁，不过，无论如何，她父亲并没有分享多少她的成功。在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玛格丽特的毕业照，没有近期照片，也没有孙子孙女的照片。阿尔弗莱德去世时，马克和卡罗尔已经十六岁了，对祖父的记忆却只有一星半点。总之，在父亲生前，玛格丽特对他并未有太多的感情投入，只是在逝世后，父亲才变成了她的神圣偶像。

求学中的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罗伯茨离开格兰瑟姆主要是为了求学。1930年9月3日，五岁生日刚过几星期，玛格丽特便正式开始上学，就读于据说是格兰瑟姆最好的公立学校——亨廷托尔路郡立小学。根据撒切尔夫人自己的叙述，上学前她已经学会阅读了，一年后又跳了一级，而且格外刻苦好强。九岁的她在本地的音乐节上曾赢得诗歌朗诵比赛的奖项。校长向她祝贺，说她十分幸运，玛格丽特则愤懑地说：“这不是幸运，而是我该得的。”她自始至终相信，只要加倍努力，就一定能赢。第二年，十岁的玛格丽特就获得了凯斯蒂文与格兰瑟姆女子学校的奖学金。这所学校简称KGGS，是一家收费的女子文法学校，玛格丽特的姐姐穆里尔此前也就读于此。因为这项奖学金是根据个人经济情况给予补助的，阿尔弗莱德其实也为玛格丽特付了一些学费。然而不管怎么说，奖学金到底是一个有用的保障，亦是一项不小的成绩。

学校报告清楚说明了玛格丽特的性格。1936年圣诞节的报告上说玛格丽特“整个学期都踏实努力、成绩优异。不仅能力强，开朗的性格还让她成为一个愉快的伙伴。她的表现十分优秀。”第二年7月她又因为“利落而仔细的功课”而获得表扬。再下一年的评语称赞她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好伙伴”，“每个学科的成绩都达到很高的标准”。第五个学年，也就是1941年夏天，她取得毕业证书：不但顺利通过了所有科目的考试，而且，卫理公会教的信仰自然而然地引导她选择了理科。

对化学的浓厚兴趣既不是来源于父亲的影响，也不像是一个关心时事早熟女孩的心头所爱。后来，她着眼于从政时，懊悔自己曾“误入歧途”，学了理科。然而，